



【顺其自然】

节气是阴历还是阳历

□段春娟

小书《顺其自然——二十四节气中的智慧》出版后,收到不少读者反馈,让我深感关注节气的人委实不少。同时也发现,有很多人认为节气属于阴历。二十四节气到底是阴历还是阳历,如何来判定?不妨先来看一下有关历法的概念。

历法是安排年、月、日的方法,包括年月日的制订及配合、岁首及节气的确定、日月运行的推算等内容,可分阳历、阴历两大类。判定是阳历还是阴历,就是看以什么为制订依据。阳历是以太阳运行规律(地球绕日公转)为制订依据,将太阳一个回归年的时间365.2422天作为一年;阴历以月相盈亏变化周期作为制订依据,以12个朔望月的时间354天(闰年13个月,384天)作为一年。

在我国,随便打开一份日历表,都会看到每个页面至少有四个元素:公历、节气、农历、周历,有的还有入伏、出伏、入梅、出梅、传统节日等信息。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,日历表则简单得多,只有公历和周历两个元素。因我国现行历法是公历与传统农历并行使用,所以历面上看上去要复杂得多。

“公历”即“国际通用公共历法”的简称。它源自西方,原名格里历,由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在原有历法基础之上改革而成,并以他的名字命名,后成为世界通用历法。中国自民国时期开始引入公历,采用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并行方式;新中国成立后,正式确定为官方通用历法,采用公元纪年,与中国传统农历并行使用。

公历以太阳回归年作为历年,是阳历。它有平、闰年之分,平年365天,闰年366天,每4年一闰(整百年需被400整除才闰)。闰年主要体现在2月份,平年28天,闰年29天。除2月外各月天数固定(1、3、5、7、8、10、12月为31天,其余为30天)。公历日期规律简单,方便记忆和使用。

公历日期严格对应地球绕太阳公转的位置,每年的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等节气基本固定在4个固定日期(误差不超过2天),与季节变化高度同步:3、4、5月为春季,6、7、8月为夏季,9、10、11月为秋季,12、1、2月为冬季,还有的国家直接以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四个节点作为季节的起始。

公历是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官方通用的历法,在国际贸易、学术交流、跨国事务等场景中无需额外转换即可统一时间标准,大幅降低沟通成本。说二十四节气是阳历,理由有三:

一是它以太阳回归年周期为制订依据。早在两千多年前,中华先祖用土圭测日影,测量出了正午日影最长及最短的两天,并将其分别定名为日长至和日短至,即后来的冬至和夏至。同法测得春分和秋分日正午日影长度居于日长至和日短至中间。这四个节气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框架。这个框架都是由测量太阳的影子所搭起来的。古人同法测得,从这个日长至到下一个日长至之间,或从这个日短至到下一个日短至之间的距离都是365日。这个数据正好和后人所测得的回归年的周期相近。由此可知:二十四节气是以一个回归年为周期的。土圭测日影,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设置,至今仍保留在河南登封(洛阳东南)的告成镇。

二是二十四节气之间的时段距离是依太阳经行的黄道度数来划分的。太阳在恒星背景上所经行的轨迹是黄道,太阳在黄道上绕行一周就是一个回归年。太阳在阳历每年的3月21日前后通过春分点。这个春分点被天文学家确定为零度。以后太阳每向前经行15度就形成二十四节气的一个时段,也就是一个节气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,二十四节气把黄道分成24等份,每一等份为15度。

三是二十四节气在阳历中的日期是有规律可

循的,而在阴历中的日期并不固定。比如,清明就在每年4月5日前后,冬至就在每年12月22日前后。节气歌中的“上半年来六、廿一,下半年来八、廿三”,就是指节气在阳历中的日期是固定的、有规律可循的。

上述可见,二十四节气是阳历。与同为阳历的公历相比较,二十四节气是将一年分为24份,分得更加细化;每个节气都有具体生动的名称,从每个节气的名称就可大致看出气候变化、寒暑交替、物候特点、农作物生长情况等。而公历的12个月则更为粗放,每个月名称没有那么生动传神,更看不出气候变化、寒暑交替、物候特点、农作物生长情况。

二十四节气是以“四立”作为四季的开始,即春季始于立春,夏季始于立夏,秋季始于立秋,冬季始于立冬。公历只有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四个关键的天文节点,并以此分别作为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的标志。

中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,即常说的农历。阴阳合历同时以太阳和月球的运行规律作为制定的依据。其特征是:年的平均值大致同回归年,月的平均值大致同朔望月。大月30日,小月29日。每月以月相的朔晦为起讫点。二十四节气作为农历的重要组成部分,即呈现为阳历的属性,它是中华先祖的独创,被世界气象组织誉为中国的“第五大发明”,于2016年11月30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

阴阳合历的好处:既可体现太阳运行规律,又可兼顾月圆月缺,真正体现了“日月之行”。更为重要的是,我国自古以农为本,二十四节气是直接服务于农耕实践的,它和农历一起,成为中国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阴历一年354天,阳历一年365天,一年差11天,三年就差一个月。长此以往,阴阳历的错位就会越来越大。为调节阴阳历的平衡,中华先祖智慧地用“闰月”来调制。五年二闰,十九年七闰。刚刚过去的2025年就是闰六月。置闰就是调制历法,使阴阳历趋于均衡。

曾读过一本讲历法的书,“历”的甲骨文写法是两个“禾”字并立,原始意指田间禾苗齐齐整整、历历分明。“历历可数”正是此意。为什么又用到历法上?大概是沿用其“调匀称”的本意,通过一定方法(置闰),使年月日的安排趋向匀称、阴阳历不致相差太大。

古代天子于年终岁尾,将下一年历书颁给诸侯。诸侯藏诸祖庙,每月初一行告朔礼,以示遵循。新天子登基要改历,改朝换代。更有“分”“至”“四立”八大节气,天子率文武百官祭祀天地日月,迎接四季等盛大仪式,都足以说明国家层面对天时及历法的尊重及遵循,这也是以农立国的根本吧。

为什么容易把节气当成阴历?因为我国传统历法本就是阴阳合历,节气总是和农历一起使用,故会被现代人误解为阴历。

犹记老家习俗,过小年(腊月二十三)时,灶壁处要张贴“灶马头”,这是一种木版年画,年画最上端的马形图案是灶神坐骑,要剪下来,于当夜烧掉,意指年关将至,灶王爷乘着它上天言好事去。张贴在墙上的部分上部为日历表,中下部分为灶神像等内容。那份日历表只呈现农历、节气、宜忌等元素,不涉公历及周历,这应该就是传统的农历。灶神一般是灶王爷和灶王奶并坐的形象,有的还伴有麒麟送子等图案。年画贴在灶壁上一整年,等下一个小年来到,就揭下来和新的灶马头一起烧掉,继之再贴上新画。如此往复。小时候台历、挂历并不普及,母亲时常会去看一下这个日历表,看看节气对应农历哪一天,以此来安排农事等事宜。想来,这份年年张贴在灶壁上的日历表,应是传统农历在今天的呈现吧。

□刘小兵

老屋后的那棵香椿树,又该冒新芽了。

每逢三月,春风刚把河边的柳条吹软,空气里便多了一股子特殊的香气。这香气不似花香那般甜腻,也不像草香那样清淡,它带着一种野蛮的、蓬勃的生命力,直往鼻子里钻。对于旁人,这或许只是春天的一种味道;但对于我,这是故乡的信物,是母亲站在树下仰头张望的身影,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

记忆里的童年,总是和这棵香椿树连在一起。那时的树还没现在这么高,枝干也没如今这般苍劲粗糙,但在我眼中,它已是参天巨木。每当春雨淅淅过后,褐色的枝头便会悄悄探出紫红色的嫩芽,像是怕羞的孩子,裹着紧实的外衣,在微风中轻轻颤动。这时候,母亲便会放下手中的针线活,搬出那根长长的竹竿,竹竿顶端绑着一个铁制的钩子,那是专门为了摘椿芽准备的“武器”。

母亲摘椿芽是有讲究的。她总说:“嫩芽要趁早,老了就柴了,没了那股子鲜灵劲儿。”她站在树下,眯着眼,目光在枝叶间穿梭,一旦锁定目标,手中的竹竿便稳稳地伸过去,轻轻一勾,再顺势一扭,一簇簇紫红油亮的椿芽便落入筐中。我在树下帮着捡,那些嫩芽落在手心,凉丝丝的,指尖瞬间染上了淡淡的紫红,空气中弥漫的香气也更浓烈了。那时候不懂事,只觉得好玩,常常趁着母亲不注意,偷偷掐一片嫩叶塞进嘴里,一股涩中带香的滋味在舌尖炸开,虽有些苦,却让人精神一振。

椿芽摘回家,母亲的处理方式总是简单而纯粹。最经典的莫过于香椿炒鸡蛋。洗净的椿芽在沸水里焯一下,原本紫红的颜色瞬间变成了翠绿,捞起沥干,切成细碎的小段。几个自家母鸡下的土鸡蛋打在碗里,搅匀后倒入椿芽,加少许盐,便下锅翻炒。热油激发出椿芽浓郁的香气,与蛋液的鲜嫩完美融合,金黄夹着翠绿,还没端上桌,香味就已经飘满了整个院子。父亲从田埂上回来,洗了把手,坐在小板凳上,夹起一筷子送进嘴里,满足地感慨:“真香啊,这才是春天的味道。”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简单的饭菜,只因为有了这盘香椿,变得格外温馨可口。那是一种属于家的味道,朴实无华,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。

后来,我离家求学、工作,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奔波。每年春天,我也照着母亲的方法做香椿,可无论怎么折腾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那香椿缺了老屋后那方水土的滋养,缺了母亲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的抚摸,更缺了那份亲情温度。

前年清明回乡,老屋依旧,那棵香椿树显得更老了。树皮皴裂,像是母亲额头上深深的皱纹。母亲老了,背有些驼,再也举不动那根长长

【私房记忆】

香椿之念

的竹竿。她站在树下,仰着头,眼神里满是期待,却又带着一丝力不从心的无奈。我接过她手中的竹竿,学着她的样子,勾住枝头,轻轻一扭。那一刻,时光仿佛倒流,我又变回了那个在树下捡拾嫩芽的孩子,而母亲依旧是那个守护着全家味蕾的母亲。

那天中午,依旧是香椿炒鸡蛋。母亲坐在一旁看着我忙活,嘴里念叨着:“火别太大,嫩芽焯水时间要短……”她的声音有些沙哑,却透着无尽的慈爱。当那盘熟悉的菜肴端上桌,父亲依旧夹起一筷子,细细咀嚼,眼里泛起了泪光。我们谁也没有说话,只是默默地吃着,任由那股熟悉的香气在唇齿间回荡,将多年的思念与牵挂,都融化在这平凡的烟火气里。

如今,远在千里外,我心里又开始牵挂着老屋后的那棵香椿树。我知道,无论走多远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那棵树下永远站着我的父母,永远守候着那份最纯粹的亲情。香椿一年年地发芽、生长、凋零,正如父母的青春在流逝,但他们对子女的爱,却像那树根一样,深深地扎在泥土里,任凭风吹雨打不动摇。

春风又绿江南岸,家乡的香椿想必又红了。那抹紫红,是春天最动人的色彩,也是我心中永远的眷恋。愿时光慢些走,愿那棵树常青,愿父母安康,让我还能在每一个春天,尝到那口带着母爱温度的香椿,续写这份割舍不断的“乡椿”之念。

